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下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武韋之禍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

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正月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

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
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
誅之惎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
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
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張易
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
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
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
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
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爲臧氏私夫迥秀大亮

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
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夏六
月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
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
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
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
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
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
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
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

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

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

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
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謟事俊臣其妻董
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
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
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
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以撿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
平章事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
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
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

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
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
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
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
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
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
今内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
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
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
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

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聖歷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

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

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
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
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
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
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
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
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己巳
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
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

意怏怏戊戌病薨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

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峰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四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曁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劵藏於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旣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撿挍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

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爲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閤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鄒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歧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

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
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
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葅醢
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
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鼎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
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
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
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
吏之辜幽明懽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

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

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
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
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
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
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
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
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
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
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

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衞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詼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

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内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

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璀之兄子也　太后
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
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
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
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
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
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
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
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

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泰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閒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

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

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爲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幷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幷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　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

以爲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頲瓌之曾孫也

三年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

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

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

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

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

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顚沛無恨璟歎曰璟不

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

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
鞫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
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愼等由是獲免太
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
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
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
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
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
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
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

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撿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

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
餘口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
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
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
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
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
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
見廷珪深賞慰之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
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
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

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

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撿挍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

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八月辛酉改
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　九月辛酉以
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
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
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
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殿
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
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
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
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

爲飛書及牓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

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撿詳文狀璟退右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汚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

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

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温言解之環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環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環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環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環謝環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摶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

蹊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郞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

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閺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

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衞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

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

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耶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敘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爲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

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瑯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幷州老君爲玄元皇帝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

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

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
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
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德矣不聽初韋
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
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
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
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
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
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
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司晨

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

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卽位立爲
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
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
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
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
之旣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
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
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
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
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

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好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

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

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爲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定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以袁恕己爲中書令　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

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祕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卽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衞尉卿同

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　乙亥以張
柬之爲中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
子　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
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
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劵
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
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
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
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
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

思之譏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
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
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
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
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
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
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
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
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
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

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譙公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已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

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撿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眾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義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温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温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温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温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黄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

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衞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

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
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六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
撿校中書令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
疾秋七月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
俸　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
中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
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
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

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滑洺豫三州刺史　二月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

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壼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撾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

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之遂曇悛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已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　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

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珦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誣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

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撿挍貝州刺史　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任長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暐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

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

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

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

子立已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

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

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
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
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勖解衣裹太子首
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
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
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
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勖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
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
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爲永泰事出特恩今

魯王主壻不可爲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
穴之義古今不殊粲又奏以爲陛下以膝下之愛施
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
主怒出粲爲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
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
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
逃去　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
龍皇帝改玄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宗楚客又
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
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

王者珣密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

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

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

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
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
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
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
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
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旣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
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
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
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
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

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

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鬚必曲加承接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皇破陣樂天皇大帝

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娬媚
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
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爲國母
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
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
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
宗封陛下爲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
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
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　秋七月安樂
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

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撿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

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愼交灑油以築毬場愼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

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

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禳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　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衞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

盛其儀衞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
太常卿兼右衞將軍辛巳宴羣臣於兩儀殿命公主
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
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
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
人陰爲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
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
帛而不能用其言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

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

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濯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温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

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

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爲豳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温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温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温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

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着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總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

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淩烟閣前即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

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温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

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丑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啟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

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擿紫衫
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温馳詣安福樓下舞蹈
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
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
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
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爲亂
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
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
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

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廄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暕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

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撿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

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愼交貶巴州
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
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
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
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鎭天下乎隆基曰王性
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況親兄之
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
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

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

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温王重茂於内宅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追贈郞岌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癸丑

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已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撿挍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湜罷爲尚書左丞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鄉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

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

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中元克復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

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
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
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
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
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
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
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
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
貌醜多鬚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
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

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贈蘇安恆諫議大夫

冬十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歸使宿衞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

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

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於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褘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張溥曰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宗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

瑗來濟涕泣固爭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毋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及薛鏽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驛鏽死藍田賊臣亂宮闈搖國本者必以家事爲辭內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焉武后聖歷初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狄仁傑力陳不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者以四海爲家何者非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

豈得不知后感夢鸚鵡召還廬陵卒反周爲唐大臣遇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武后淫佚好殺其行事間類中材以上蘇良嗣批僧懷義而不問漢文之責鄧通也讀駱賓王檄文而歎其才高歡之惜王偉也圍兒譖害皇嗣王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充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禮諸張久任不衰則相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猶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

中歷幽四十四年間不聞臥薪飲血但覩見天日縱情慾憂愁隱約無怨武氏之心而慕武氏之樂志可見矣三思讐也委之以身五王親也刑若不及昔太宗摯高宗王后屬二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縱願高宗頭眩速死韋后淫不制遂毒中宗婦人始惑其夫既則惡之又甚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楊潤窮蹙敗死猶翟義不能殺王莽楊玄感不能殺

隋煬蓋上有商辛而歳惡未稔下非武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徒傷無益也臨淄乘衆怒斬罪人則眞甲子之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下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爲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

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
國家故事苟以恭愼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
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爲之懼也天后以顗妻蕭氏
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
田舍女爲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
止
則天垂拱四年　琅邪王沖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顗
顗弟緒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邪王沖通謀顗緒
皆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

攸暨攸暨時爲右衞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
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已寵愛特
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
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　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
類已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
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
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旣屢
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
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

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

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

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　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及爲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

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府庫財竭僚吏

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
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
戸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
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
事崔湜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
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
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
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
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弁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
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於大角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

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

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

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葢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鍊詼嘲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義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

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於封州張暐於峯州光賓於繡州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晙不

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

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晉德良之孫也元楷慈
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
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
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
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
旣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
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
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
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
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

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謩之曾孫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

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南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廄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

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

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張溥曰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武后出也蕭妃女幽掖庭年逾

三十不嫁太子弘奏請出降后怒即日配當上
翊衛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爲婚館翟車
火燎道樾爲枯陵辱他生寵貴己女婦人不仁
陰忮使然且后生四子弘薨合壁賢殺巴州既
忍其子何愛於女太平寵愛特厚者以其類己
也儀鳳中吐蕃請尚太平后不欲棄之遠夷度
爲女道士築宮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
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更嫁
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
主蓋武后愛主不異呂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

行甚於平陽之適衞青人倫道盡后實倡之於太平何誅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主蒙愛倖不聞顯過張易之兄弟之誅頗與有力玄宗討韋后復預祕計遣子薛崇簡從事定掖溫王下御座奉睿宗即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太平生長闈闥贊決大謀權略英武百過中宗非若長寧奢侈安樂妖婬徒恃傾朝之貴見榮妃主也爲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臨淄親兄之子爲帝與兄之長自爲帝寧有二哉然勢極重者不反權太高者慮奢太上之妹天子之姑宰

相出其門庭六軍繇其呼𠱐庸愚則喜其易制
英明則畏其除己積釁成逆勢所必至其握寵
也以才致死也亦以才婦人不可有才尤不可
使有功太平其明徵矣武氏之亂決於李義府
許敬宗韋后武三思之亂決於崔湜鄭愔太平
之亂決於竇懷貞蕭至忠非小人不附女子非
女子莫容小人若懷義什方穢濁宮禁靜能慧
範參圖弑廢人非衣冠害同亂賊君子所謂非
類小人則以爲其類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

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

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
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
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
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
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
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
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
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
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
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

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爲岐州刺史故林甫

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
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
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
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
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
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
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
卿九齡爲阿黨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
爲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

洺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絶矣牛仙客既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

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
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
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搡於殿庭絕而復
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
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荆州刺史　楊洄又譖
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
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
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
瑛瑤琚爲庶人流鏽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

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
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
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
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
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
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
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
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
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

六月庚子立璵爲太子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秋九月戊午太子更名紹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

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

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
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幷忌之　秋七月
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
爲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愼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
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愼
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愼矜爲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戸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
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
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

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旣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垍爲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温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温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炅薦温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

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秋九月癸未以陜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愼矜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

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說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

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愼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愼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温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州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夏四月韋堅等旣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衞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

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堅訟冤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

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瑝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寛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瑝業之子堅之甥也瑝母亦令隨瑝之官　冬十一月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踈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

與御史鞫之乃勣首謀也温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守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者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

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服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

恐其入相忌之　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王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愼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愼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愼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愼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愼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愼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愼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愼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

愼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會愼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愼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愼矜退朝輒騍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愼矜德之愼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愼矜卽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愼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愼矜愼矜怒林甫知鉷與愼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愼矜隋煬帝孫與凶人

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
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大
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
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辯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
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
不答又使吉温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温父素善
温之㓜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交言鎖其
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温使吏誘之曰楊慎
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
至温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温曰七郎求一紙

温陽不應去温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温意温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鞫慎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闇中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敕神

色不變爲書别姊愼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　李林甫屢起大獄别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

劾付羅希奭吉温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

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八載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

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戸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戸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繇不敢言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

銲在綷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綷綷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綷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綷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傔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綷鬬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綷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辨解上乃特命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

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爲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

上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鎭左僕射兼右相
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林甫所害
貴妃亦爲之請上謂國忠曰卿蹔到蜀區處軍事朕
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
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命
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
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
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
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一月丁

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

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張溥曰唐時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敬宗享年八十一其所遭際卽元載盧杞弗若也敬宗義府緣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致寵林甫結玄宗亦緣附武惠妃小人遇主必窺掖庭之間求衽席之助微矣哉唐書

列傳云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裴
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
三思家武氏令薦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
復語林甫代爲休請休旣相重德之遂內外延
譽登相位彼固長平肅王曾孫其進取率以武
氏力蓋高宗以來滔滔小人皆武黨也女子之
寵終於惠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人事若
有天道焉敬宗應對帝𠀉辨濟潔高宗美其多
文義府獻承華箴文致儻直兩人卽陰賊猶以
博文顯林甫不學發言鄙陋甚於伏獵侍郎兼

張九齡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難乎爲繼林甫以翮捷乘之拊背扼吭何哉漢武帝相公孫弘石慶不相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忌有才洵矣然玄宗明識遠不及漢武林甫狡獪又非弘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貴極人臣寵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歲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遊娛莫非林甫功也胡亥欲圖極樂始專趙高玄宗蠱惑後宮始專林甫爲林甫者開元時天子

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之愛在楊貴妃則附楊氏彼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果以爲林甫愛我也李林甫相而國家安安祿山相而邊境安帝意自此忘老矣且祿山之貴幸林甫之大利也胡人用則文人疎賊臣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唐室之辱林甫獨心喜之竊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除他人卽久握兵庸何傷及范陽師起天子流離彼考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卽剖棺抉珠焚骨揚灰豈償厥辜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十

